

人的安全 与解放的共同体

威尔士学派安全理论研究

宋晓敏◎著

**HUMAN SECURITY
AND
THE LIBERATION
OF THE COMMUNITY:**

Theoretical Study of Welsh School Security Theory

人的安全 与解放的共同体

威尔士学派安全理论研究

宋晓敏◎著

**HUMAN SECURITY
AND
THE LIBERATION
OF THE COMMUNITY:**

Theoretical Study of Welsh School Security Theory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的安全与解放的共同体：威尔士学派安全理论研究 / 宋晓敏著. -- 北京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 6

ISBN 978 - 7 - 5097 - 9230 - 8

I. ①人… II. ①宋… III. ①国际政治 - 研究 IV.

①D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19058 号

人的安全与解放的共同体：威尔士学派安全理论研究

著者 / 宋晓敏

出版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恽薇

责任编辑 / 王婧怡 陈欣

出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经济与管理出版分社(010)59367226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18

印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规格 / 开本：787mm × 1092mm 1/16

印张：11.75 字数：145 千字

版次 /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 ISBN 978 - 7 - 5097 - 9230 - 8

定价 / 5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010 - 59367028) 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本书的出版得到了唐山师范学院出版专项
经费的资助（课题号：2015CB03）。

目 录

导 论	001
一 本书的价值和意义	001
二 批判安全研究的理论谱系	003
三 研究的基本思路和本书的结构	010
四 基本研究方法和学术创新	013
第一章 威尔士学派的理论坐标	016
一 威尔士学派的理论渊源	016
二 威尔士学派和广义的批判安全研究	021
小 结	029
第二章 威尔士学派的核心概念	031
一 威尔士学派对安全的界定	031
二 威尔士学派对解放的界定	037
001	

三 威尔士学派对安全共同体的界定	043
小 结	048
第三章 威尔士学派的研究议程	050
一 威尔士学派对安全议程的拓展	050
二 威尔士学派对安全理论的重建	056
小 结	063
第四章 传统安全研究范式及其局限	065
一 现实主义安全研究范式及其局限	065
二 自由主义安全研究范式及其局限	079
三 建构主义安全研究范式及其局限	088
第五章 威尔士学派和现实主义的争论	098
一 两者关于安全概念的争论	098
二 两者对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争论	105
三 对理论和实践关系的争论	112
小 结	115
第六章 威尔士学派的理论验证	
——解放的共同体和人的安全	117
一 案例选择的标准	117
二 非洲地区安全研究	120
三 全球公民社会的实践	131

小 结	137
第七章 威尔士学派目标指向的评估与展望 138	
一 推动全球正义目标的实现	138
二 威尔士学派带给我们的思考	143
三 威尔士学派发展的前景展望	151
结 语 155	
一 批判安全研究理论的拓展与展望	155
二 威尔士学派的批判与现实	164
三 威尔士学派与中国的国际安全研究	167
参考文献 170	
后 记 180	

导 论

一 本书的价值和意义

冷战结束之后，国际安全领域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传统的国家间的战争威胁逐渐式微，而环境变化、恐怖主义、重大疫情和突发自然灾害、贫困、毒品交易、由种族和民族问题引发的内战等大量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涌现。以国家中心、男性主义、军事权力为核心特征的现实主义安全理论无法有效地解释世界政治出现的新的安全问题。因此，现实主义^①安全理论遭受了广泛的质疑和批评。批判安全研究是一个广义的范畴，它包括建构主义、后现代安全研究、世界和平主义、女性主义、威尔士学派等众多对现实主义安全理论提出质疑和批判的安全研究学派。^② 批判安全研究尖锐地指出了现实主义安全理论的国家中心主义、军事战略维护国家安全的狭隘性。它主张突破国家中心论，拓展安全研究的指涉对象，关注结构性安全问题以及安全威胁的多元化问题，对安

① 为了行文的方便和语义的明确，本书中的“现实主义”没有特别注明即指“新现实主义”。

② Keith Krause and Michael Williams, eds., *Critical Security Studies: Concepts and Case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7.

全研究的议程重新设定，对安全和政治的关系进行深刻的分析。

简而言之，威尔士学派认为，安全不仅仅是国家的安全，更应该是作为公民个人或者某种内在联系紧密的共同体的安全。因为，国家安全的最终目标也是实现个人的安全。如果不能实现这个目标，国家安全也就失去了其本身的价值和合法性。因此，国际安全研究不应只是关注军事战略问题，还应该更多地关注公民的权利和福祉，打破传统的、狭隘的主权界限，以更加开放的视野关注全人类的安全。作为批判安全研究主要代表的“威尔士学派”^①是在20世纪90年代发展起来的。在1994年由克劳斯（Keith Krause）和威廉姆斯（Michael C. Williams）召集的学术会议上，肯·布斯（Ken Booth）第一次提出了批判安全研究的概念，他的《安全和解放》^②一文和理查德·温·琼斯（Richard Wyn Jones）20世纪90年代的一系列论文奠定了威尔士学派的基本思想体系。琼斯在其《安全、战略和批判理论》^③一书中，提出把批判安全研究的关注点放在解放问题上，通过建构安全共同体解决人的安全问题。

本书主要研究威尔士学派的学术渊源、主要概念、研究方法、研究内容和特色，以及解放的共同体在推动人的安全过程中的作用。具体而言，研究内容包括解放的共同体和人的安全之间的具体作用过程和方式，安全研究议程的多元化，安全内涵的深化与拓展，威尔士学派安全

① 此学派因批判安全研究的代表性学者肯·布斯（Ken Booth）和理查德·温·琼斯（Richard Wyn Jones）在位于英国威尔士的阿伯里斯特威斯大学（Aberystwyth University）工作和研究而得名。

② Ken Booth, “Security and Emancipatio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17, No. 4, 1991, pp. 313–326.

③ Richard Wyn Jones, *Security, Strategy, and Critical Theory*,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99.

研究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威尔士学派安全研究与现实主义安全研究的学术争论，威尔士学派理论的发展前景及需要解决的问题。

二 批判安全研究的理论谱系

本项研究从对现实主义提出修正和批评的视角梳理具有代表性的非现实主义安全研究文献，从中比较和发现威尔士学派安全研究的主要特色。

（一）哥本哈根学派的安全研究

从宽泛的意义上界定，哥本哈根学派的安全研究工作也被归入批判安全的范畴。巴里·布赞（Barry Buzan）和奥利·维夫（Ole Wæver）是该学派最有影响力的学者，他们在安全研究中做出了一些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巴里·布赞的《人、国家和恐惧》^①全面分析了国际关系中的安全。在这本书中，布赞最主要的贡献是拓展了安全议程，在军事安全的基础上加入了政治、经济、社会和生态安全。同时，布赞认为个人是安全关注所不可削减的基础单元。但是，布赞不认可个人作为国际安全研究的指涉对象，国际安全指涉的唯一对象是国家。这是因为：第一，只有国家才能应付次国家——国家——国际安全问题，在不同层次的安全指涉对象之间起到中介作用，且无法替代；第二，国家是维护和实现安全的主要机构，作用非常突出；第三，国家是国际政治体系中的主要

^① Barry Buzan, *People, States and Fear: An Agenda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Harvester Wheatsheaf, 1991.

行为体，当下并没有实质性变化。因此，尽管拓宽了安全的定义，布赞的观点还是一个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安全界定。在后来发表的著作中，布赞和奥利·维夫关注了身份与国家的关系，这与他们早期的作品是有区别的，甚至是矛盾的。^① 在其早期的文章中，国家是核心，身份是在国家之下的。而在后来的文章中，布赞又把身份看作和国家对立的一个存在，是安全政策关注的核心和重点，和国家是对等的。

理查德·温·琼斯批判了布赞的安全研究，认为布赞仅仅关注国家和科学主义的方法。约翰·埃里克森（Johan Eriksson）批评哥本哈根学派把安全的本质看作社会建构的结果。埃里克森认为，既然安全是社会建构的，那么也就没有客观的威胁，只是试图用安全的主观内涵解释安全问题。这就给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宣称某些事务是安全问题制造了机会，这些问题就成了政治问题而不是客观分析的结果。相应地，埃里克森认为哥本哈根学派应当认识到其对拓宽安全研究议程肩负的道德责任。安全化概念被断定是建构在安全需要的逻辑之上，这显然是一个特定的西方概念。^② 琳恩·汉森（Lene Hansen）指出，哥本哈根学派的不安全设定中没有考虑基于性别的安全问题，主要是因为当他们讨论安全时，所关注的是社会而不是个人和集团（性别和种族）的安全。^③ 虽然布赞和奥利·维夫的研究还存在把国家看作安全指涉客体的局限，这也导致他们的研究很难解释“9·11”事件这样的安全问题，但是他们两

^① 这方面的著作包括 Ole Waever et al., *Identity, Migration and the New Security Agenda in Europe*, London, Pinter, 1993, 以及〔英〕巴瑞·布赞等编《新安全论》，朱宁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

^② Ken Booth, *Critical Security Studies and World Politics*,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2005, p. 36.

^③ Ibid. , p. 37.

人的研究在安全化和体系结构的研究路径中寻找到了很好的结合点，为当代安全研究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学术贡献。

（二）建构主义安全研究

建构主义安全研究把社会建构主义运用到安全研究中，假设无政府状态是国家造就的，安全不再是客观存在的等待我们去研究的对象，与社会一样，它是为人类主体间的互动和理解所塑造的。这样，对于“9·11”事件的思考就变为这样的问题：什么建构了我们的安全，我们该如何反应和行动以使我们在未来更加安全。学术界主要有两类建构主义安全研究范式。首先是多伦多大学的阿德勒（Emmanuel Adler）和波内特（Michael Barnett）所编的《安全共同体》（*Security Communities*）。在这本著作中，作者把卡尔·多伊奇（Karl Deutsch）的安全共同体和社会建构主义结合起来，并将其研究路径和后结构主义区别开来，核心思想是安全共同体能够以路径依赖和社会建构的方式解读，安全共同体在规范和物质的双重基础上，有着严密的框架。国家把安全看作是通过共同体而不是权力实现的，安全就是可以被建构的，不安全也仅仅是国际体系给定的条件决定的。这样，可以看到知识在转换国际结构和安全政治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国际共同体能够塑造安全政治并且能够创造稳定的和平所需的条件。^①

其次是卡赞斯坦（Peter Katzenstein）的《国家安全的文化》，^② 作

^① Emanuel Adler and Michael Barnett, eds., *Security Communit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② [美]彼得·卡赞斯坦编《国家安全的文化：世界政治中的规范与认同》，宋伟、刘铁娃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者认为安全利益是被行为主体的文化因素界定的。这并不意味着一贯被认为是最重要的物质能力的权力在国家安全中不再重要。而是意味着，国家和其他政治主体附着在权力之上，安全文化有助于解读它们的行为。尽管有许多关于拓宽安全研究的争议，但是，卡赞斯坦的著作还是密切关注了传统的、狭隘的安全研究所界定的社会决定因素。卡赞斯坦的安全研究依然坚持了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只是在有限层面与主流理论展开学理竞争和对话。卡赞斯坦把所有的关注点都放在了身份、规范和文化上，国家依然是行为主体，军事安全是安全的主要内容，依然是关键问题。所有一切都用了传统的研究方法，因此这也就是他研究的主要缺陷。

卡赞斯坦的学术贡献只是能够说明国家的行为，关键的问题是无法填补现实主义理论的空白或者真正取代它们。用事实和案例对卡赞斯坦的安全理论进行评估时，这些文化理论有时可以被当作现实主义理论的有用的补充而无法完全批判和取代它。因此可以看到，卡赞斯坦的建构文化安全理论的主要不足是它对现实的理论补充和贡献太少。它仅仅解释了结构改变和国家政策之间的迟滞问题，文化和战略互相作用也只是在有限层面对战略安全的补充。也就是说，卡赞斯坦的安全研究本质上并没有突破现实主义的思维窠臼。

（三）广义的批判安全研究

批判安全研究是坚持对现实主义安全研究提出批判的最主要的范式。其和现实主义的主要争论在于：安全是否就是战略研究。批判安全研究主要有两个流派，即广义的批判安全研究和威尔士学派。克劳斯和威廉姆斯是广义批判安全研究的代表，二人合著的《批判安全研究：

概念和案例》^① 借鉴了考克斯（Robert Cox）的问题解决理论和批判理论的区别。问题解决理论把既定的社会、政治关系和机制视为既定的起点，探讨基于给定的条件而引发的问题如何被解决和改良，而批判理论则探究这些给定的关系和机制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它们怎样改变。批判理论是整体地、历史地看待问题，而现实主义则是静止地、片面地看待问题。

克劳斯和威廉姆斯勾勒出批判安全研究的主要内容：第一，本体论和方法论的反思；第二，重新反思安全研究中的政治的本质；第三，揭示批判安全研究之批判的内涵；第四，重新思考安全政治和国家的关系。他们进而提出把安全关注的重心从无政府状态下的军事战略转向个人、共同体和身份。这就需要观念和方法的转变，而不仅仅是研究内容的转变，并且需要学科内部转变对待批判工作的态度，不能一味忽视和边缘化批判研究工作。批判理论质疑传统安全关注的焦点——国家，而且要解构现实主义关于安全的观点。他们认为，建构批判安全的议程比认识更加困难。因此，这本书中吸纳了多元的研究路径和范式：从次现实主义到堕落的现实主义再到后现代主义。这些理论本身都存在巨大的差异，甚至核心命题都是对立的。但是它们也有两个方面的相同点：批评现实主义主导的安全研究，反思二战之后的主流安全研究议程。

因此，可以看到这两位学者更加倾向于推动智识的多元化，鼓励以多种方式和路径研究安全，而不是仅仅遵从一种特别的安全研究路径。

^① Keith Krause and Michael Williams, eds., *Critical Security Studies: Concepts and Case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7.

显然，这也有别于威尔士学派的安全研究，因为威尔士学派是坚持解放的志趣的。

（四）威尔士学派的批判安全研究

威尔士学派的批判安全研究区别于广义的批判安全研究，它是批判安全研究的第二种变体，对批判安全的内涵有清晰的界定。威尔士学派的工作主要是基于布斯和琼斯在阿伯里斯特威斯大学的研究工作。在 1994 年由克劳斯和威廉姆斯召集的学术会议上，布斯第一次提出了批判安全研究这个概念。布斯的批判概念不同于克劳斯和威廉姆斯的批判概念。琼斯认为，这是坚决的、果断的批判，因为智识的灵感直接来自葛兰西和法兰克福学派的著作。^① 布斯认为，在他 1991 年发表《安全和解放》^② 这篇文章之后，其观点影响了诸如 Kenneth Boulding、Johan Galtung 和 Richard Falk 等一些从事安全与和平问题研究的学者。布斯的文章和琼斯写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一系列会议论文形成该学派的思想体系。琼斯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著作《安全、战略和批判理论》之中。琼斯坚持把批判安全研究置于法兰克福学派的学术传统之内，他深受霍克海默、霍耐特和哈贝马斯等人的思想和方法影响，关注解放问题。这成为威尔士学派和广义的批判安全研究的主要区别。

斯蒂文·史密斯认为，批判安全研究作为一个研究领域，超越了现实主义。^③ 克劳斯和威廉姆斯在《批判安全研究：概念和案例》一书

^① Richard Wyn Jones, *Critical Theory and World Politics*,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2001.

^② Ken Booth, "Security and Emancipatio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17, No. 4, 1991, pp. 313 – 326.

^③ Steve Smith et al., *International Theory: Positivism and Beyo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11 – 44.

中，并没有提供安全理论，他们没有界定批判和安全的准确内涵。这两位作者选择了给诸如后结构主义和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等安全研究留以发展和对话的空间，就是要超越批判安全研究。但是，他们著作中的某些理论范式不是考克斯意义上的批判，也没能真正代表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传统。因此，他们也就不可能把研究战略建构在和新现实主义划清界限的理论之上。简而言之，这样就造成了鱼龙混杂，很多并不是真正的批判安全理论的理论也被选入批判理论的队伍。这就造成了批判安全研究发展的困境。威尔士学派的理论和克劳斯与威廉姆斯的批判安全研究是有很大差别的。虽然在学术上，威尔士学派要应对现实主义的质疑，同时也要回应批判安全阵营内部的学术批评，但是，威尔士学派坚持了自己的学术立场、研究路径和方法，坚持对批判安全研究的基本概念进行清晰的界定。威尔士学派的批判安全理论主要是社会理论中的批判理论传统和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激进传统的融合。

威尔士学派始终把全人类的福祉置于学术探索和思考的起点，威尔士学派在规避后现代主义理论过于分散的议题的同时，设定自己的安全理论议程，确定明确的研究议题。对于解放的安全共同体的建构，威尔士学派特别强调了其综合功能（地区安全共同体在安全指涉对象、安全问题议程、实现安全的方式等方面强调多元性）。解放的安全共同体强调共同体发展的渐进过程和共同体事务领域的多元性等特点，并积极实现与安全实践进程的有机结合。比如，欧洲地区安全共同体就包含国家、国际组织乃至公民社会等多个层次，同时有欧盟、北约和其他功能定位非常清晰的共同体形式，这使安全共同体的发展在多个领域、多个层面逐步展开。各个不同功能的共同体之间通过不同事务领域、不同功能之间的积极互动推动安全问题的更好解决。总之，威尔士学派一方面

坚持对现实主义主导安全研究所带来的新的问题的批判与反思，另一方面用理论思考和解放的实践回应这些问题，积极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因此，威尔士学派使批判理论并不仅仅局限于理论和知识的批判，积极实践以推动问题的解决和学理的进步成为威尔士学派的显著特点。

三 研究的基本思路和本书的结构

本书的研究思路如下。首先从威尔士学派的核心概念——安全、解放、共同体切入，解析这些概念的真实内涵。在此基础上，分析它的主要理论命题和研究方法。进而结合批判安全研究的实践案例——非洲的地区安全实践，深入分析安全和共同体之间的内在联系。

第一章，威尔士学派的理论坐标。这一章主要研究广义的批判安全研究和威尔士学派安全研究之间的关系。广义的批判安全研究学派众多，存在较多的理论分歧，但是其共同目标是对安全进行重新反思与定位，对现实主义的国家中心主义、战略安全进行批判性反思。广义的批判安全研究对安全主体的多元化、维护安全手段的多样性、安全议题、安全价值的扩展等问题做了批判性思考，批评了传统安全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

狭义的批判安全研究特指威尔士学派的安全研究，其理论渊源于法兰克福学派，对主流理论进行了全面彻底的学术批判，提出通过建构安全共同体推动人类解放和安全的实现。作为威尔士学派的主要代表，肯·布斯和理查德·温·琼斯重视解放的思想和方法，他们从马克思那里找回“解放”并给予其新的理论界定，强调把理论的建构和实践有机结合起来。因此，广义的和狭义的批判安全研究在方法的选择和议题